漢書疏證

漢書疏證卷七

吳　沈欽韓撰

古今人表二

上下

倉頡

鶡冠子近迭篇蒼頡作法書從甲子成史李官韓非五蠹蒼頡作書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呂覽勿躬篇史皇作圖淮南修務訓史皇產而能書說文禾部王育說蒼頡出見禿人伏禾中因制禿字注蒼頡生而見鳥跡知著書故曰史皇或曰頡皇按春秋元命苞蒼帝史皇氏名頡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指掌而創文字天爲雨粟鬼

爲讖興龍乃潛藏治百有一十載按秦漢之間讖緯未起皆云史皇既同誦作書不得有二人未可定其是非漢熹平六年衙縣蒼頡廟碑天生德於大聖四目靈光爲百王作憲

敤手

說文舜女弟名敤手史記正義作顆手列女傳云舜之女弟繫憐之與二嫂諧師古云俗作繫列女傳作繫又擊字之訛

董父

昭二十九年傳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爲豢龍氏

石戶之農　北人無擇

莊子讓王篇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又讓其友北人無擇疑寓言非實

雒陶

陶潛羣輔錄作雄陶

續身

呂覽本味篇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尸子韓非子羣輔錄俱作續牙身牙字相近而互易路史以續牙爲娵訾氏所生續牙友舜於貧貴而遺之

柏陽

韓非說疑作晉伯陽當染篇舜染於許由伯陽注伯陽蓋老子也按高誘漢末人故此言本道書

東不訾

韓非說疑有董不識

秦不虛

齊策顏蠋曰舜有七友羣輔錄引雄陶下至靈甫爲七人此少靈甫

昭明

名見殷本紀荀子成相篇契玄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於商

奚仲

見定元年傳荀子解蔽篇奚仲作車海內經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爲車注父子共創作意

相土

昭元年傳閼伯居商邱相土因之紀年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於商邱解蔽篇乘杜作乘馬楊倞曰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呂氏春秋曰乘馬作一駕按今呂覽勿躬篇乘雅作駕與唐時本異

六卿

此甘誓文也本無名氏而列之至為陋矣若然者周之虎賁三千亦可載

不窋

紀年帝少康三年復田稷不窋失官至是而復索隱云譙周按國語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數也若

以不窋親棄之子至文王千餘歲惟十四代實亦不合事情按海內經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此當在不窋之先也婁敬傳后稷封邰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知公劉去稷十餘世則不窋非稷子明矣

少康

天問注夏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

說文巾部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葬長垣按御覽七百六十五世本曰少康作箕帚又云作秫酒不言是杜康

芬　芒

夏本紀芬作槐紀年帝芬三十六年作圜上

不降

紀年帝不降五十九年遜位於弟扃

劉累

紀年帝孔甲元年使劉累豢龍七年遷於魯陽

關龍逢

龜策列傳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爲無道勸以貪狠繫湯夏臺殺關龍逢新序七作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韓詩外傳四桀爲酒池可以運舟糟邱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囚而殺之按諫辭不古質說也潛夫論志姓氏作豢龍逢云董公豢

龍氏之後論語陰嬉讖曰文選注引庚子之旦金板尅書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禽注謂殺關龍逢之後庚子旦庭中地有此板異也龍同姓稱族王虐殺我必見禽也梁任昉勸進牋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

仲虺

史記作仲䖒荀子堯問篇作仲蘬虞戴德篇作仲傀墨子所染篇湯染於伊尹仲虺呂覽驕恣篇楚莊王曰仲虺有言不穀說之曰諸侯之德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荀子語畧同今僞古文竄取之

老彭

虞戴德篇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論語皇侃義疏以老彭卽彭祖按彭祖於堯

時爲四岳則此老彭非彭祖也世本諸書並言壽八百歲故合爲一人耳按韓詩外傳五湯學乎貸子相新序五湯學乎威子伯是二者不可攷以孔子所稱或湯所學者老彭耳齊策顏歜曰湯有三輔鬻子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誧伊尹湟里且東門虛南門蝡西門疵北門側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則有七佐也孟子稱萊朱趙岐强名之曰仲虺古書散亡言人人殊是所謂疑又莊子則陽篇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傳之向云門尹官名登恒人名

義伯　仲伯

書序二臣作典寶

卞隨　務光

莊子讓王篇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又因瞀光而謀瞀光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

力忍詬吾不知其他湯遂與伊尹謀伐桀 韓非說林上湯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己為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於子故讓天下於子務光因自投於河小人之言無忌憚至此 荀子成相篇又作牟光

伊陟

紀年太戊元年命卿士伊陟臣扈

臣扈

書正義曰夏社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則湯先有臣扈為大臣或臣扈事湯而又事大戊也

外壬

紀年注名發

河亶甲

紀年注名整

巫賢

紀年祖乙三年命卿士巫賢

大彭　豕韋

見鄭語楚世家云殷之時嘗爲侯伯殷之末世滅紀年武丁四十三年王師滅大彭五十年征豕韋克之

陽甲

紀年注名和

小辛

紀年注名頌

小乙

紀年注名斂

祖己

書大傳祖己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為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說苑君道篇高宗時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聞諸祖己桑穀者野草

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

孝已

紀年武丁二十五年王子孝已卒於野呂覽必己篇孝己疑曾子悲注曾參以其至孝見疑於父故爲之傷悲也尸子北堂書抄衣冠部引孝己事親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

祖伊

孔傳云後賢臣

太師摯以下入人

孔安國論語注以爲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鄭云周平王時當亦有據表若以爲紂樂官則太師疵少

師强已在第二疵摯强陽皆音近而異文耳此爲重出

虢仲　虢叔

晉語文王在傳弗勤虞師弗煩敬友二虢賈逵云虢仲封東虢制是也虢叔封西虢虢公是也按二虢與秦顚閎天並列表編置第三非也韓詩外傳五周公學乎虢叔新序五作郭叔郭虢同王符讚學云周公師庶秀無攷王會解郭叔掌爲天子菉幣孔晁云文王弟按當爲虢叔之子

粥熊

鬻子昔文王見鬻子年九十文王曰嘻老矣鬻子曰若使臣捕虎逐麋臣已老矣坐策國事臣年尚少韓詩外傳九作楚邱先生見孟嘗君語新書修政語周成王年六歲疑當爲十六即位

享國親以其身見於粥子之家而問焉按此則楚世家言粥熊卒於文王時者誤新書成王問道於粥子有四條韓詩外傳五文王學乎鍚疇子斯新序五作鈴時子斯或即粥熊歟

辛甲

史記集解引劉向云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爲公卿封長子尸子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擬爲辛甲之倒譌韓非說林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眾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墨翟耕柱篇周公旦辭三公東處于商蓋與此文同蓋即奄也

周任

馬融論語注曰古之良史殷庚遲任有言鄭亦解爲古之賢史疑與遲任爲一人非周臣也

史扁

六韜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文選註五十三引六韜亦作史扁則今本譌爲編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彲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此乎史編對曰編之太祖史疇爲禹占得臯陶兆比於此

向摯

呂覽先識篇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

其圖法出亡之周紀年帝辛四十七年內史向摯出奔周淮南氾論殷之將敗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朞年而紂亡文王當爲武王藝亦摯之訛玉海一百二十五引史通及通典並作高勢又因向摯形似而誤

邑姜

新書胎教篇周后妃姙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諠獨處而不倨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

太姬

匡衡曰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此張晏所駁不書列於第三按周語陳由太姬表自有據

曹叔振鐸

王會解內臺西面者正北方應侯曹叔伯舅仲舅又克殷解叔振奏拜假孔晁曰羣臣諸侯應拜假者則曹叔振奏行也

毛叔鄭

克殷解王入即位於社太卒之左羣臣畢從毛伯鄭奉明水顧命有毛公王肅云毛公文王庶子蓋始曰毛叔後爲三公日公即是一人

虞閼父

襄二十五年 虞閼父爲周陶正

陳胡公滿

杜預曰聃父子

衛康叔封

克殷解衛叔傳禮孔晁云康叔相禮

本紀作康叔封布茲按作衛解周公降辟三叔俾康叔宇于殷定四年傳成王命以康誥而封于殷墟管蔡世家武王封功臣昆弟康叔封聃季載告少未得封書序鄭譜皆同則武王克殷先言衛叔史官追稱之詞也世俘解百弇以虎賁誓命伐衛則衛元有國克殷後滅之然康叔於時已能傳禮而未得建國當緣武王享國日淺未暇定封非謂其年少也宋人因此言康誥爲武王作又妄矣

聃季載

白虎通三引詩傳作南季載管蔡世家成王封季於冄

索隱曰冄或作那

冄季康叔皆有馴行於是周公舉康叔爲周

司寇冉季爲周司空按定四年傳成王封康叔聃季授土則未封之前先爲司空史課也周語聃之亡也由鄭姬注云同姓相取亦其顯姓所以亡

君陳

坊記鄭注云君陳蓋周公子詩譜文王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其次子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紀年成王十一年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曰按周平公卽君陳伯禽之弟

芮伯

書序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詩正義鄭曰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入爲宗伯

僞孔傳言芮伯爲司徒

師伯

以彤伯爲師伯豈歐陽夏后家所傳歟王肅云彤姒姓之國夏本紀後有彤城氏孫讀彤伯爲成王宗支

毛公

當卽上之毛叔鄭此重出紀年康王十二年毛懿公薨按其後亦世爲周卿士

師氏　龍臣

按顧命但舉官不著名周官師氏居虎門之左師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又虎賁氏國有大故則守王門以下文仲桓南宮毛之事證之則師氏中桓也

虎臣南宮髦也表於此甚疏繆

中桓　南宮髦

孔傳云桓毛名臣子皆侍左右按作雒解周公降辟三叔俾中旄父宇於東孔晁云仲旄代管叔則中桓其仲旄之子髦爲南宮适達之後歟傳古圖有南宮中鼎銘云惟天命南宮伐反虎方之年按周書世俘解呂他命伐越戲方惠棟云呂他南宮氏也以此鼎銘爲據

康王釗

紀年成王三十三年命世子釗如房逆女按康王亦娶於房哀公問冕而親迎此之謂也

宋弗父何

案歷曰譙周云鲂祀弒煬公欲立太子弗父何何讓不受韓詩外傳八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孔丘命爾爲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妥

芮良夫

周書芮伯稽古作訓納王於善暨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芮良夫

召虎

紀年厲王十二年王亡奔彘國人圍王宮執召穆公之子殺之事見國語十四年玁狁侵宗周召穆公帥師追荊蠻

至於洛

方叔

毛傳卿士也紀年宣王五年方叔帥師伐荊蠻

南中

表以爲宣王之臣詩常武傳云王命南仲於太祖其所據也按出車傳云南仲文王之屬鄭以南仲後互異故正之箋云南仲文王時武臣宣王用其以南仲爲太祖者今太師皇父是也孫毓評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文焉箋義爲長按紀年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西拘昆夷城朔方則又殷王所命蓋文王爲西伯率其屬毛

前解文王之屬是也史記匈奴傳引六月出車在襄王時漢書匈奴傳引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爲宣王詩紛錯不合者蓋齊韓二家之說劉向與毛同周書史記解昔有南氏有二臣貴寵力均勢敵競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禁南氏以分

仲山父

詩傳仲山甫樊侯也紀年宣王七年命樊侯仲山甫城齊

申伯

詩傳堯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於周則有申有甫有齊有許紀年宣王七年王錫申伯命

尹吉父　琴清英

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衣荷帶藻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惟念養親揚聲悲歌船人聞而學之吉甫聞船人之聲疑如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黃[illegible]傳注引說苑作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今本無陳思王集尹吉甫殺伯奇其弟伯封作黍離之詩又趙岐孟子注小弁伯奇之詩也

韓侯

鄭箋云此爲姬姓之國則非武之穆也

蹶父

詩傳蹶父卿士也紀年宣王四年王命蹶父如韓韓侯來朝按紀年此類何與經典甚相附合其賡可知

張仲

詩傳使文武之臣征伐孝友之臣處內後漢楊賜對曰

內親張仲外任山甫

程伯休父

紀年宣王二年錫司馬休父命

孔父

鹽鐵論殊路篇文學曰宋襄公知孔父之賢而不早任

故身死誤爲襄

衛太子伋

左傳作急子列女傳作伋子

公子壽

新序七壽閔其兄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壽之母使人與伋乘舟於河中將沈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二子乘舟之詩是也按此當爲魯詩說

鮑叔牙

韓非喻老篇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小白先入爲君魯人拘管仲而致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

祝不能自祓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管子小稱篇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武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闔不起爲寡人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無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新序四同尸子作甯戚語桓公曰使公毋忘在莒管子毋忘在魯臣毋忘車下

隰朋

管子大匡隰朋聰明捷給可令爲東國小匡篇隰朋爲行隰朋爲大行凡再見韓非外儲呂覽勿躬篇同云爲大行小問篇桓公於春三月觀於野

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其少也眗眗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茲免何其君子也命之曰禾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戒篇管仲寢疾對桓公曰鮑叔之爲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詘賓胥無好善而不能以國詘甯戚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孫在善言而不能以信默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詘信然後能以國甯勿已者朋其可乎言終喟然而歎曰天之生朋以爲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管子卒十月隰朋亦

卒

甯戚

小問篇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干戰未齔不得入軍門國子擿其齒遂入爲於國多百里徯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按其事在管子後非也管子曰然告之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列女傳作妾婧云甯子欲仕與此小異

呂覽舉難篇甯戚欲干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

旅將任車以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高誘曰歌碩鼠也說苑善說篇作歌顧見應碩鼠之詭 勿躬

篇作甯邀

宋仇牧

公羊傳宋萬臂搬仇牧碎其首何休云側手曰搬按淮南修務訓怯夫操利劍擊刺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擣則摺脅傷幹此臂搬之微原道訓注曰卷卷臂也 鶡

冠子備知篇作婁牧

魯曹劌

管子大匡與左傳同齊策及刺客傳皆作曹沬呂覽
信篇作曹翽愼子魯莊公鑄大鐘曹劌入見曰今國褊
而鐘大君其圖之

楚粥拳

與雜傳記保申事相類然以兵脅君非忠自虧其體非
節也

宰孔

知齊桓之衰識獻公之死或其智歟

魯公子季友

季友之義在不閔而公羊傳反稱其殺追逸賊親親之

道最以不潔爲姸也

魯公子奚斯

碌碌庸人耳非其列也揚雄誤以爲作魯頌之人班豈

亦有惑耶

衛弘演

呂覽忠廉篇衛懿公臣弘演有所於使翟人攻衛懿公

於熒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

呼天盡哀曰臣請爲襮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

肝

荀息

穀梁傳曰荀息閑也按此與孔父仇牧辭異荀息非其所當任可以不死而死也

宋公子目夷

泓之戰大司馬固諫宋世家卽爲子魚諫是也杜預以爲公孫固蓋據晉語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約其時相當故云然十九年傳司馬子魚云云此傳下文有司馬曰杜亦謂司馬子魚也宋六卿司馬卽大司馬疑晉語之公孫固或在先九年傳公子目夷爲左師非其時也公羊則云有司至穀梁以爲司馬子反韓非外儲左爲右司馬購强曲巷忍闘可笑也

宮之奇

荀子堯問篇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萊不用子馬而齊并之鹽鐵論崇禮篇虞有宮之奇晉獻公不寐

百里奚

韓詩外傳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爲一軛草新序五秦穆公舉百里奚公孫支鶡冠子世兵篇百里奚爲官奴

奄息　仲行　鍼虎

應劭漢書注曰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

焉所爲作也按秦本紀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此戎翟之法不始於穆公君子言秦之不復東征其過在穆公則三良非是顧先畢狐狸者也劭說非是

狐偃

說苑正諫篇晉平公好樂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此別一人疑非實事淮南說山訓文公棄荏席後黴黑咎犯辭歸

趙衰

說苑善說篇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不知其士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

無勇也言而不聽不賢也按三德佐伯實由子犯未可厚非陽處父改蒐而使趙盾與賈季易位者或以是歟

介子推　推母

呂覽介立篇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爲賦詩日有龍於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爲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橋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說苑復恩篇爲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云云詩辭亦小異按子推旣恥受賞日身將隱焉用文必不自賦辭達於公門也說苑爲長新序七晉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召咎犯而將之召艾陵而相之無其人晉法執政者卽軍將授田百萬介子推無爵齒而就位觴三行介子推

奉觴而起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旣入深淵得其安所蛇脂盡乾獨不得甘雨此何謂也文公曰嘻是寡人之過也按此又爲子推在文公前語則迥遠矣攷呂覽當賞篇說苑復恩篇韓詩外傳三晉世家又有陶叔狐事當賞云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而陶狐不與左右曰君反國家爵祿三出而陶狐不與敢問其說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者吾以爲上賞教我以善彊我以賢者吾以爲次賞拂吾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爲末賞三者所以賞有功之臣也若賞唐國之勞徒則陶狐將爲首矣

按文公之賞賞如此其明也則介子推不應不及于祿是自相矛盾在雜家各記猶自無妨而史遷合并之則上下牽礙矣竊疑陶狐之事非實也子推一事互異說者四并舟之僑陶叔狐爲六在覽古者之抉擇矣

苑尊賢篇又云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按大戴將軍文子篇孔子曰易行以俟天命居

下位而不援其上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學爲己終身之憂蓋介山子推之行也史記弟子列傳作介山子然家語弟子行篇作介子山孔子所稱者必非介子推則相荊之介子推或卽介山子推也家語作荊公子行

舟之僑

復恩篇舟之僑龍蛇之辭與介子推大畧同末云舟之僑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則城濮之戰爲車右者誰耶秦策一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

先軫

說苑敬慎篇羞小恥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衆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又指武篇語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戰不教之卒按此兩條蓋所謂春秋雜說

陽處父

上三人皆不可謂之智

甯嬴

甯爲邑嬴爲氏其人之名不可考

弦高

呂覽悔過篇鄭賈人弦高奚施將西市於周道遇秦師

遂使奚施歸告奚施淮南人閒訓作蹇他鄭伯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皇甫謐作高士傳本諸淮南

叔仲惠伯

杜預云惠伯死不書者史畏襄仲不敢書殺惠伯按君不書弒則大夫亦不言及矣

宋方叔嘉子

家語本姓解畢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與世家同此云嘉子豈誤以為孔父嘉子而傳寫者并衍注為大字歟其奔魯在宋昭公時去華督事百年非華氏之禍也

樂豫

世本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碩甫澤澤生季甫甫生子僕

伊與樂豫

壺狐

周辛有之後

令尹子文

說苑至公篇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廷理懼遂刑其族人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 繹史錄古今表令尹子文名在狐偃之前按其年代當如彼

楚薳賈

即蔿賈字伯嬴杜預云孫叔敖之父潛夫論志氏姓云孫叔敖蔿章之子年代懸絕非也賈譖子揚而已爲越椒所殺如此人安得爲智

孫叔敖

說苑至公篇楚令尹虞丘子復於楚莊王曰臣爲令尹十年國不加治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丘子采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叔敖爲令尹史記孫叔敖傳與此同

列女傳楚莊王嘗聽朝罷晏樊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

也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曰虞丘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明日王以姬言告虞丘子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爲令尹新序一與此同韓詩外傳入虞丘子作沈令尹呂覽贊能篇孫叔敖沈尹莖相與友叔敖遊於郢三年聲問不知沈尹莖謂孫叔敖云云吾將爲子游沈尹莖遊於郢五年荆王欲以爲令尹沈尹莖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人以王輿迎叔敖以爲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察傳篇楚莊聞孫叔敖于沈尹莖審之也荀子非相篇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說苑雜言篇孔子語子路與此事同按其事一言虞丘子自薦一言

爲樊姬所導攻楚國之法自司馬爲令尹未有一朝由布衣而躋令尹者莊王以前皆公子及鬬族爲之無虞丘子其人也文四年楚子滅若敖氏十一年令尹蔿艾獵城沂十二年令尹孫叔敖弗欲戰則虞丘子爲相十餘年之說全是虛妄邲之戰沈尹將中軍則楚有沈尹呂覽之說近是惟其名互異耳當染篇作沈尹蒸新序五作沈尹竺然叔敖爲蔿賈子而倫於耕萌賈被誅世祿已替也荀子堯問篇繒丘之封人韓詩外傳七作狐丘丈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妒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令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

吾三相楚而心瘉卑說苑尊賢篇齊將軍田瞶出將張生郊送曰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史記亦有三得術三去相之語又令尹子文之說每谿祿而施瘉博位滋尊而禮瘉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說苑正諫篇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粗衣冠白冠來弔語與此同淮南說山川莊王諫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說苑雜言篇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韓釋孫叔敖碑云孫君諱饒此委巷杜撰姓名也

曹郗時

公羊傳作喜時新序七同

魯季文子

說苑善說篇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

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其得之固道失之命也按季文子無三窮三通事

欒王鮒

新序四葉公諸梁問欒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爲人何若對曰好學而受規諫葉公曰疑未盡之矣對曰好學智也受規諫仁也江出汶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好學受規諫宜哉其立也荀子子道篇說苑雜言韓詩外傳三孔子語子路意與此同按叔向云欒王鮒從君者也其人欒可知列第三舛矣

楚申叔豫

襄二十一年傳杜預曰申叔時孫

齊太史三人　南史氏

新序入節士篇

陳文子

田完世家欒逞來奔齊齊莊公厚客之晏嬰與田文子

諫按襄二十二年傳晏平仲諫退告陳文子耳無文子

諫事

卞嚴子

荀子大畧篇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新序義

勇篇卞莊子曰戰而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

小具而塞責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殺十人而死韓詩外傳作七十人秦策陳軫語秦王作管莊子

臧文仲

家語好生篇孔子問漆雕憑曰說苑權謀篇作漆雕馬人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為三兆憑從此之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知也按顏回篇孔子稱武仲賢於文仲所謂不仁者三不知者三足以定之矣何待問人哉又文仲與武仲相去甚遠漆雕既事文仲又嘗見其為兆必在僖文之際歷宣叔武仲又及孺子容而當孔子之問則年過百矣安有是理哉且左傳亦無孺子容此出雜傳記而家語采之王肅妄矣　馬驌

曰此宜武仲而前遺文仲錢大昕曰論語稱武仲智故在智人之列

宰我

呂覽愼勢篇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子之二臣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也相攻惟固則危上矣願君之去一人也簡公曰非而細人所能識也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子於庭卽簡公於廟（說苑正諫篇作賊簡公于朝）又指武篇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鹽鐵

論宰我秉事有寵於齊田常作難
道不行身死庭中備公殺於檀臺韓非難言篇宰子不
免於田常李斯傳田常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索隱曰闞止字子我田闞
爭寵子我爲陳恆所殺恐字與宰子相涉因誤之然按
索隱所辨足以破從來傳記之謬呂覽所稱諸御鞅與
左傳同明是誤舛而韓非說林田完世家仍作闞止監
止又可證也然諸傳記所言皆謂宰我與田常爲讎則
是忠於齊國事雖非實猶無害於大義而史遷作傳乃
云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敘述既不明了將
其田常作亂而爲齊所誅戮抑作亂於田常爲常所夷
也子路之醢孔子痛之而已未嘗恥也曰恥之者身爲

不義若李陵之降匈奴也鄉黨自好之士可以免於此而一接顏色於聖門者夫子早知之矣曾謂身列四科自犯不韙聖無不通直待其死而方恥哉自有遷之書而宰予蒙垢於千載後人蹈常習故亦不之審思甚矣人之愚也遷書悖謬不一未有若此之妄也王肅家語仍之又益之曰夷三族三族論者纂法也王肅之妄不足道也尸子仲尼辭不辨宰我侍

子貢

書大傳孔子曰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耶韓非內儲上殷之法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

棄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曰無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爲易故行之按商君傳集解引新序論曰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渭水盡赤則棄灰之刑商鞅法也殷惡有是哉

冉有

家語弟子行子貢曰慕老恤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是冉求之行也將軍文子篇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老則近禮克篤恭以天下其稱之曰宜爲國老按子爲國老哀十一年傳冉求訪田賦於夫子語大戴是篇語多雜錯非子貢語也家語亂改益不辭

季路

書大傳孔子曰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耳是非禦侮耶韓詩外傳六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說苑建本篇子路問於孔子曰講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

其夫死爲之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齊策人謂田駢語亦類此蒼梧之弟淮南氾論昔蒼吾嬈娶妻而美以讓其兄注蒼吾撓孔子時人以妻美好推與其兄則愛矣而違親迎曲顧之誼家語作蒼梧嬈娶妻而美好讓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爲是用是爲非矣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又修文篇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旣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之改過矣家語同

子游

尸子仲尼禮不習子游侍史記少孔子四十五歲家語作三十五歲將軍文子篇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是故不忘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當是如偃也得之矣荀子非十二子篇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按此言其末傳流別也韓非顯學篇無之

子夏

晏子外篇仲尼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韓非喻老篇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

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胷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淮南精神訓與此同韓詩外傳二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云云略同愚謂此皆淺之乎測大賢者也後漢郭泰以人倫師道自任童子魏昭曰經師易遇人師難求入供洒埽三進粥遭呵叱而無慍色故魏昭以爲含泰無他慕也則閔子子夏亦爲含聖人無他慕也豈其志不若一童子哉周末諸子著書多誣古人爲談而俗儒信之愚矣

荀子大畧篇子夏貧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非十二子篇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韓非顯學八儒曰無之

曾子

呂覽勸學篇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注畏猶死也按知之者孝子不登高不臨深不履危輔之以忠信何有畏乎荀子大畧篇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奧之注泔與奧皆烹和之名未詳其說按泔奧蓋冷煖之分泔以涼飲沃之奧則煖也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說苑雜言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固辭晏子送之曰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荀子大畧篇作蘭茝槀本漸於蜜醴一佩易之晏子外篇作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縻醢而賈匹馬矣家語與此同作鹿醢按內則婦或賜之佩帨茝蘭則古者以茝蘭為佩然云湛諸鹿醢而以為貴不可

曉也又韓詩外傳一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没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其七又稱曾子曰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没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尺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涕泣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　莊子寓言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按曾子生平蓋嘗一仕於齊其云齊晉楚迎以鄉相者皆是虛語史記云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景公没時曾子方逾二十則晏子卒時曾子年僅十餘未得從孔子於齊是晏子所云贈曾子以言者亦是傳聞之說尸子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襟常以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按此所謂未葬前下至之饋見檀弓疏吳師道秦策注引尸子又作孝己公羊疏引孝經鉤命決曰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

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白虎通引傳曰曾子去妻藜蒸不熟問曰婦有七出不烝亦預乎曰吾聞之也絕交令可友棄妻令可嫁也藜烝不熟而已何問其故乎 按後人同色斯之義以爲常語漢碑及三國志多有之

子張

書大傳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煇是非先後耶韓詩外傳九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耶徐言誾誾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

人之非瞑目搤腕疾言嘖嘖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

嗌嗌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新序五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好夫如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託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如士而非士者也按莊子口口口亦有其說苑政理篇孔子語以彼之寓言知此之非實刑於旁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奉祿少鬻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孔子曰君子

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云云傳記言子賤單父事矣韓詩外傳八孔子曰告臣所以治之者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惜乎不齊之所爲者小也按父事師事等語昔周公以後諸書爲常詞韓非難言宓子賤西門豹不鬭而死人手其事無佐證六朝人亦引之要亦本於韓非當考淮南泰族訓作宓子齊俗訓賓有見人於宓子者趙策作服子宓服字皆通也

南容

大戴記子貢曰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王肅家語作異士云殊異之士妄也檀弓注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

也字子容按表分南容南宮敬叔爲兩人史記家語俱稱南宮縚爲魯人不言孟孫氏然七十二弟子無南宮敬叔則非也孔子見老聃請於魯君資孔子以乘事孔子最先宜仍以鄭注爲正

公冶長

論語摘輔象公冶長手握輔是謂習道

公西華

淮南齊俗訓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大戴記子貢曰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檀弓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亦其儀尸子仲尼儀服不修

公西華侍

有若

荀子解蔽篇有子惡臥而焠掌韓非左儒說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按此言與對孔子不同按論語首篇有子曾子相連並稱子則孔子歿後言六藝者所宗也史記以孟子言演說之致爲鄙陋家語但云强識好古道亦不悉之也

漆雕啟

孔叢詰墨曰漆雕開形殘非行已之致何傷於德韓非顯學有漆雕氏之儒羣輔錄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

澹臺滅明

大戴記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於民利矣廉於其事上也以佐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索隱曰仲尼弟子傳云狀貌甚惡又家語云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稱其貌與史記文相反按韓非顯學篇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於處久而行不稱其貌此家語所本也當以弟子傳及留侯世家贊爲正論語摘輔象澹臺滅明岐掌是謂正直

樊遲

集解鄭曰齊人

巫馬期

韓詩外傳二子賤治單父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

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

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

又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指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闒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歟意者其志歟子路心慚負薪先歸拔子路年倍長於子旗正牽弟子所取則也豈有敢爲戲謔之言使人悼心搏膺者哉夫子華歆拾金而投之管甯鄙而割席故言之反者其志猶未能相忘也孔子稱縕袍不恥而此記韞丘之語雖美子旗毋乃太誣於子路識者知其不然矣

司馬牛

史記云牛多言而躁家語云性躁好言語皆由論語其

言也訒而推衍失之孔安國云司馬犂與史記亦異

子羔

大戴記自見孔子入戸未嘗越屨往來過人不履影開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

說苑至公篇子羔爲衛政（家語致思篇作士師）刖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家語作衛有蒯聵之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刖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報怨之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

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韓非外儲左下孔子相衛弟子子皐爲獄吏刖人足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雖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皐從出門刖者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按孔子是時在魯其繆妄不足辨也文選注衛蒯聵亂子羔滅髭須衣婦人衣逃出曰父子爭國吾何爲其間乎按子羔不踰不隧者何有於是誣之亦甚矣

原憲

檀弓亦謂之仲憲晏子雜篇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韓詩外傳一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

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桷新序節士篇作楱莊子讓王篇無楱字）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按莊子讓王篇以此三語為曾子居衛時蓋外傳合二為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為之也子貢逡巡而有慚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聞於天地如出金石（此上下文莊子俱為曾子）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

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

商瞿

論衡別通篇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聖人之好學也且死不休新論崇學篇宣尼臨沒手不釋卷

季次

游俠傳序云季次原憲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此必入儒之外復有兩賢之徒修其道者非史遷泛辭也淮南氾論季襄立節抗行不入汚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高誘曰季襄孔子弟子魯人季次家語作季沈沈爲次之誤 潛

夫論過利篇顏原公析困饉於郊

公良孺

鄭云陳人賢而有勇家語困誓篇孔子適衞路出於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衞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爲人賢而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於匡又伐樹於宋今遇困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於難寧我鬬死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衞吾則出子乃盟孔子而出諸東門

顏刻

史作顏高世家孔子去衞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則刻爲弟子而傳無之又乖異家語顏刻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適衞子驕爲僕衞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

乘孔子恥之顏刻曰夫子何恥之孔子曰詩云覯爾新昏以慰我心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按家語既云少孔子五十歲則哀公十六年孔子卒顏刻纔二十三歲哀公二年衛靈公卒顏刻九歲耳何不一措思耶

范蠡

會稽典錄曰范蠡字少伯本楚宛三戶人佯狂倜儻負俗文種爲宛令遣吏奉謁吏還白范蠡本國狂人生有此病種笑曰吾聞士有賢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譏內懷獨見之明外有不知之毀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駕車而往蠡避之後知種之必來謂請兄嫂曰今日有客願假衣冠有頃種至抵掌而談旁人觀者聳聽之矣按越

絕云范蠡生於宛橐或五戶之墟其
語多不可了故從史記正義所引

越語范蠡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

呂覽悔過篇范蠡流乎江
又離謂篇范蠡子胥以此
流新書七范蠡負石
而蹈五湖則以為死

貨殖傳云適齊為鴟夷子皮

韓非
說林
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
負傳而從墨翟非儒為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己乃樹鴟
夷于皮於田常之門淮南氾論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
之柄而專任其大臣故使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按
田恆之亂在哀公十六年越滅吳在哀二十二年信有
鴟夷子皮其非范蠡矣以為范蠡又不當齊簡公時矣
說苑臣術篇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於朝曰令尹將
焉歸成公乾曰殆於屈春乎鴟夷子皮日侍於屈春按
此或即事
田恆者

之陶為朱公

秦策蔡澤說應侯曰范蠡知之
超然避世長為陶朱君越絕敘
范蠡云三遷避位名聞海內去越入齊老身西陶按新
書五梁嘗有疑獄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梁王曰
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
問之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然臣家有二白璧其

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新序雜事四同千按魏稱王徙都大梁於陶爲近其事在惠成王三十一年當周元王仁三年越滅吳已一百三十四年則陶朱公又非范蠡也以理論之范蠡旣伯越滅吳苟非逃諸山林仍處通都爲富人則蹤跡之者必不已亦不得爲智矣

葉公子高

荀子非相篇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衣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爾仁義功名善於後世韓詩外傳七孔子困陳蔡曰子以忠者爲用乎則葉公子高終身不仕說苑雜言作荆公子高終身不顯按以此言

託諸孔子則眞晳說矣新序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按昭奚恤在楚宣王世去葉公子高已百餘年其繆如此

達巷黨人

秦策甘羅曰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淮南說林呂望使老者奮項託使嬰兒矜董仲舒傳注孟康曰達巷黨人項橐也

孟之反

哀十一年傳孟之側字反莊子大宗師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大宗師篇有孟孫才列子楊朱篇有孟孫陽其迹相類

大連

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亦見家語

子貢問

顏丁

檀弓顏丁善居喪

顏柳

弟子傳顏幸字子柳亦見檀弓詩傳顏叔子獨處於室鄰之釐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爲辟嫌之不審矣叔子未知其名按家語顏之僕字子叔史記字叔則顏叔或即顏叔子附識之

采桑羽

此是采桑女之誤然周末有三采桑女天問云何繁鳥

萃棘負子肆情王逸曰言解居父聘吳過陳陳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佚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言墓門雖無人棘上有鴞汝獨不愧也列女傳陳辯女者陳國采桑之女此其一也又東方朔七諫云路室女之方桑兮孔子過之以自侍王逸曰孔子出遊過於客舍其女方采桑一心不視喜其貞信故以自侍又其一也又列女傳宿瘤女亦曰采桑女

樂正子春

檀弓注曾參弟子韓非說林下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

正子春子春曰胡不以其眞往也君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信呂覽審己新序七俱作柳下季事韓詩外傳一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殆指此羣輔錄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

石讐

說苑敬愼篇石讐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愼也按史記有石作蜀家語作石子蜀未知是其人否

子服子

見檀弓少一伯字

惠子

檀弓有司寇惠子鄭云將軍文子之弟惠叔蘭也此與上子服子既非著書之人單曰子使人易惑並可不載

公房皮

檀弓有叔仲皮列女傳有公乘子皮皆非也疑爲收皮之訛或是公罔之裘也廣韻古今人表有公房皮楚公子房之後此不可知者也御覽八百二十八尸子曰宋人有公斂皮者適市反呼曰公斂皮屠者遽收其皮此諸語非可以證也

段干木

呂覽當染篇段干木學於子夏又尊師篇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淮南修務訓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干木畢以己易寡人不爲吾日悠悠憋於彭子何以輕之哉按段干爲複姓齊策有段

干綸魏策有段干崇風俗通曰武侯段姓出自段干木之後非也幽通賦干木偃息以藩魏相沿皆稱干木實始於淮南

田子方

當染篇田子方學於子貢莊子田子方篇文侯曰子之師誰耶子方曰東郭順子李頤曰子方名無擇淮南人閒訓田子方見老馬束帛而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高誘曰楚人謂士爲武

甯越

呂覽博志篇甯越趙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

人將卧吾將不敢卧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說苑尊賢篇周威公

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夫士存則君尊士亡則君卑

呂覽不廣篇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爲二京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越聞古之善戰者莎隨賁服卻舍延屍彼得尸而財費乏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孔青曰敝齊不尸則如何甯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是之謂重攻之甯越可謂知用文武矣紀年孔青作孔屑又孔叢論勢篇以爲子順語接周威公嘗周威烈王之世紀年晉烈公十一年田布圍廩丘孔屑及田布戰於龍澤據年表是年爲威烈王十七年去魏安釐王一百四十餘年子順安能及之以是知孔叢之不可信矣

太史屠黍

說苑權謀篇晉太史屠餘呂覽先識作屠黍見晉國之亂晉平

之驕而無德義按年表及紀年是時無晉平公呂覽作晉公以其國法歸周

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

居三年晉果亡年表安王二十六年韓魏趙滅晉絕無後威公又見屠餘而

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按魏文侯伐中山在十七年威烈王之十八年趙武靈王伐中山在二十五年赧王之十四年皆先後懸絕雜家談說不足據

威王又見屠餘而問曰孰次之曰君次之威公懼求

國之長者得錡疇田邑而禮之呂覽錡疇作義蒔又得史理趙

巽以爲諫臣呂覽作史驎趙駢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餘屠

餘曰其尚終君之身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爲

二國策共太子死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康即此事本紀謂云惠公封其少子於鞏號東周惠公而

以其太子死屬之西周武公按韓非內儲說可以正其誤

翟黃

魏世家作璜呂覽下賢篇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黃踞於堂而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又責吾禮無乃難乎按此非文侯之所爲也以爲賢而任以卿相矣又可嫚乎哉韓非內儲下翟黃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爲魏王構之以自重也按文侯之世從橫之士未起臣各事其主黃亦魏之良臣安有此事外儲左翟黃操右契而乘軒說苑臣術篇田子方渡西河造

翟黃翟黃乘軒車載華蕃黃金之勒約鏤簟席如此者其騶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爲人君也翟黃下車而趨自投下風曰觸子方曰何子賜車輿之厚也翟黃對曰昔者西河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甯鄴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臣舉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翟黃對曰君母弟有公孫季成者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君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也按此與上篇及韓詩外傳三史記魏世家文侯問置相於李克事同彼言何負於魏成子此則自知不如季成耳傳聞不同

任座

呂覽自知篇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己或言君之

智也至於任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文侯不悅任座趨而出次及翟黃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喜召任座入以爲上客新序一前作翟黃語後爲任座語與此互易

李悝

韓非內儲說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呂覽驕恣篇魏武侯謀事而當攘臂疾言於庭曰大夫之慮莫如寡人矣立有間再三言李悝趨進

曰昔楚莊王云云此霸王之所憂也

荀子堯問篇新序一俱作吳起語

趙倉堂

說苑奉使篇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韓詩外傳八魏文侯有子曰擊文曰訴訴少而立之以爲嗣封擊於中山與說苑小異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魏世家使傳之非舍人進稱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禁北犬於是遣倉唐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禁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復讀黍離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

時怒其攻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鷄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顚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韓詩外傳此節無蓋倉唐以詩諷文侯文侯即以詩示意且以試其業詩之達詁也說苑於此等文章曲盡其妙又史記翟黃云君之子無傳進屈侯鮒其前云蒼唐傳者非也外傳亦作傳不如舍人合於事情傳則出文侯所量何足慮動乎

屈侯鮒

尸子勸學引屈侯附曰賢者易知也觀其富之所分達之所進窮之所不取然則窮與達其於成賢無擇也魏世家傳子擊者說苑臣術篇鮒爲附外傳三爲蒼倉唐按他無所見而達列爲第三攷冣之旨安在

西門豹

說苑政理篇魏文侯使西門豹治鄴告之曰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韓非外儲左西門豹爲鄴令淸尅潔慤秋豪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其時貴賤皆通名爲璽不當請復斧質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按如所言則文侯爲晴主而豹亦懷詐以

事其君者攷二人生平

難言篇西門豹不鬬而死人手

皆不至此足知其誣

其事無攷又淮南人間訓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庫今君欲為霸王者也臣故稿積[illegible][illegible]臣請升城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乃升城而鼓[illegible]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罷之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也一舉而欺之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按此小說家之鄙談

公儀休

史記有傳卻饋魚事新序七作鄭相說苑政理篇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孔叢魯人有公儀潛者砥節勵

行樂道好古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說卽公儀休之鈎莊子則陽篇有公閱休音義云隱士非此也法言修身篇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卲也注云公儀休

泄柳

趙岐注云亦賢者也穆公敬之不如子思又云子柳泄柳字說苑雜言篇子貺云子思子庚爲臣

申祥

檀弓註子張子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曰申祥二者聲相近未聞孰是尸子韓雉見申羊於魯有龍顏於沂韓雉曰吾聞也出見虎搏之見龍射之今不射是不得行吾聞也遂射之古羊祥通申羊卽申祥也

趙良

見商鞅傳

昭廷

周策二有昭應又楚策張儀謂昭睢曰楚無昭過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則昭過爲楚良臣當是此也遍檢國策無昭廷

樗里子

韓非外儲右犀首扺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恐犀首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於是樗里疾已道穴聽

之矣於是日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匈（國）也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眾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入諸侯矣秦策二甘茂逐犀首事同又有張儀黢樗里疾出走殆妄

甘茂

韓非說林上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爲於僕與行事孟卯曰公不如爲僕公所長者使公雖爲僕王猶使之於公也公佩僕璽而爲行事是兼官也

公孫丑

不當居此列

樂毅

新序三樂毅去之趙燕惠王使人遺樂毅書與燕策王喜謝樂閒書同按史樂閒事或虜或奔其文不一詳說後詳書中云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又云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此於樂毅爲罪慨深切也燕策前亦有惠王謝樂毅語然聊且無情思當從新序以後篇爲謝樂毅者得之蒯通主父偃讀樂毅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二人者皆詐譎傾危之士亦何爲者豈非悲生於所感而別情赴之耶

訢頗

頗之不還牧之受誅皆由一郭開頗暮年孤迸思用趙人代馬依風哀哉

虞卿

孔叢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爲名何答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爲經矣且不爲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子順曰無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爲名焉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吾聞泰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十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按韓非備內篇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則當時名春秋者多矣史言魏齊已死不得

意乃著書而此有魏齊商
權之語未知其先後也

朱英

春申君傳

孔襄

按世家及孔光傳皆云襄爲孝惠博士長沙太傅則是
今人不當列於表至孔順爲魏相反不之載陸德明序錄曰家語
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
舊堂壁中知史漢皆失載其名又孔叢獨居篇陳餘謂
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籍之主其危矣子
魚曰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則孔鮒與襄
共藏之也

漢書疏證卷七終

浙江書局刊

樊　熙校

丁立誠校

嚴曾鑑校